

夏日拾趣



孩子们在暑假里刻瓜灯(王 强 摄)

乡间夏天的早晨,在知了紧一声慢一声的鸣唱声中拉开帷幕,鸡啼狗叫,千家万户大门开启,老年人的咳嗽声,爸爸妈妈们的淘米做饭声,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小吴郎的琅琅书声,交织成一曲和谐的交响乐,随着乳白色的袅袅炊烟飘向远方……

童年过夏

■倪俊龙

夏天,虽不像春天那样阳光明媚、柔风细雨,也不像秋天那样碧空如洗、天高气爽,但我还是喜欢童年的夏天!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乡间夏天的早晨,在知了紧一声慢一声的鸣唱声中拉开帷幕,鸡啼狗叫,千家万户大门开启,老年人的咳嗽声,爸爸妈妈们的淘米做饭声,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小吴郎的琅琅书声,交织成一曲和谐的交响乐,随着乳白色的袅袅炊烟飘向远方……

生产队长一声哨响,大都去参加集体劳动。夏日的白天则是我们活动的黄金时段,除了放牛、割草、摸鸟窠外,乡村孩童最喜爱的莫过于游泳戏水。我们约了几个小伙伴,来到少

有人迹的海塘湖玩水。海塘湖是1958年冬季,由政府在海塘北50米处筑一条土备塘时形成的湖泊,这里环境幽静、湖水净洁。我们在湖边选择一个斜坡,泼上水,把坡抹得光滑溜溜的,大家就脱得一丝不剩,坐在坡上像乘“溜溜梯”一样从坡顶滑到湖里,溜得大家都像“赤屁股猢猻”,屁股和大地亲吻得红红的。玩了一阵溜溜梯,才转入正宗的游泳,比赛谁游得快、谁游得远、谁游的花样多;见谁不会游泳,就教他游泳。游泳结束时,大家还会捞点水草回家喂猪喂羊,可以向父母交代没有白玩。

在农村,夏天可吃的东西太多了,有西瓜、黄洋瓜、白雪团、绿肉头、粗藤瓜、桃子李子,甘蔗芦粟子,数不胜数。这些不仅家家户户种,生产队的果蔬组

也种,所以也没人偷的,到了自家田头,东家总会指着瓜果对大家说,“这是累口物事,谁喜欢吃就自己采”。瓜类我是小时吃厌了,到老不爱吃瓜,唯有青皮绿肉的芦粟子独喜。傍晚时分,我和妹妹从自留地上割来几根芦粟子,剥去芦粟叶片,斩成二节一段,捆成捆,吃过晚饭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芦粟子。芦粟子虽甜,一定要慢慢批皮、慢慢咬嚼,如果是心急吃热豆腐,锋利的芦粟皮会划破你的手和嘴唇。

夜晚生产队的仓库场上热闹非凡,散落在村落四处的老老小小社员吃过晚饭都会自觉集合到仓库场地,1000瓦的太阳灯亮起来,大人们喜欢打篮球的、喜欢唱歌、喜欢表演的都自动归队。记得当年生产队副队长纪付章和女青年罗在英两个人也唱“不忘阶级苦”最受社员欢迎。纪付章穿了件破衣裳,腰间拴了一根稻草绳,他俩唱着唱着,纪付章就地一滚,罗在英撕心裂肺的一声:“爹——!”叫得让人心惊肉跳。事后纪副队长还不过瘾,总是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是大人们的游戏,而我们小把戏则热衷于乐此不疲的“官兵捉强盗”和“捉迷藏”。

夜深了,知了还在声嘶力竭地叫着。社员们回家洗过澡,抱着席子、被单、枕头,又纷纷回到仓库场上安营扎寨,有的成群结队去了海塘上,那里海风流畅,沁人心脾。有人则选择更远的独山军用坑道口,那里的坑道气流四季如春,催人入眠。只有到那时,整个世界归于平静。那时的人们就这样随地安歇,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表演唱“不忘阶级苦”最受社员欢迎。纪付章穿了件破衣裳,腰间拴了一根稻草绳,他俩唱着唱着,纪付章就地一滚,罗在英撕心裂肺的一声:“爹——!”叫得让人心惊肉跳。事后纪副队长还不过瘾,总是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是大人们的游戏,而我们小把戏则热衷于乐此不疲的“官兵捉强盗”和“捉迷藏”。

夜深了,知了还在声嘶力竭地叫着。社员们回家洗过澡,抱着席子、被单、枕头,又纷纷回到仓库场上安营扎寨,有的成群结队去了海塘上,那里海风流畅,沁人心脾。有人则选择更远的独山军用坑道口,那里的坑道气流四季如春,催人入眠。只有到那时,整个世界归于平静。那时的人们就这样随地安歇,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今天的薛家桥越来越宽了,两岸越来越美了。但夏天的桥上,已没有人乘风凉了,更没有孩子敢来桥上“插蜡烛”。薛家河的夏夜,依旧凉风习习,但欢乐的笑声渐渐远去了,只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

儿时夏日里的薛家桥

■殷建中

小桥村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四面环水。小桥村水多,小桥村里的孩子游泳都是一把好手。西面紧邻徐家埭集镇,有一座薛家桥连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徐家埭,是商业兴旺的集镇。

会游泳的孩子都野。放暑假了,天热啊,小桥村的孩子时不时地就去河里浸一下。游好后,就穿条短裤、光着膀子去集镇逛,和集镇上的孩子比赛打弹子、官兵捉强盗、钓鱼摸螃蟹。一个夏天,晒得上身脱层皮,黑得像非洲人。那时,小桥村的孩子懂得交往,胆子也大。

那个年代,河水清啊,河里鱼虾多得不得了,拿个淘米的饭箩在石埠头淘米时都能兜上几条鱼几只虾。田间垄沟里螃蟹也多,沟岸边都是螃蟹打的洞,用手伸到洞里去就能摸到螃蟹。但水沟里,螃蟹洞里常有水蛇,不小心摸到了,把这些个屈大的孩子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还有螃蟹会夹人,老毛螃蟹夹人还不肯放开的,小孩子摸进洞里被夹住了手指,大哭着拎着

螃蟹跑回家,大人把螃蟹的钳子拗下来还不松手,只好把钳子打烂掉。但过不了几天,好了伤疤忘了疼,小伙伴又来摸螃蟹了。

孩子们交往多了,吵个架是常有的事。暑假里,镇上的孩子也没事干啊。但他们镇上人有优越感,钓鱼用的鱼钩有倒刺的,比我们用缝衣针弯的鱼钩容易钓到鱼。每次比赛钓鱼,小桥村的孩子总是输。但摸螃蟹他们就不行了,胖乎乎的小徐被小王怂恿摸一个小蟹洞,手臂使劲伸进去后就拔不出来了。这些镇上的孩子实在没法子,哭着说只有把手臂砍掉了。小王说只要交出两只你们的钓钩,就帮你们想办法把手臂拔出来。镇上孩子扭扭捏捏交出钓钩后,小王回去拿来一把深沟钩,把洞旁的泥挖掉后,解放了小徐。这一仗,小桥村孩子完胜。

没有薛家桥,就没有孩子们的欢乐。每当夏日的夜晚来临,薛家桥上总是热闹非凡。吃过晚饭,孩子们搬个小凳子跟随大人去薛家桥上“排排坐”、“乘风凉”。阵阵凉风吹来,对于当时连

电扇都是奢侈品的孩子们来说,这里便是最好的天然避暑地了。河面上水波涟漪,凉风习习,桥面上家长里短,侃侃而谈。孩子们躲在大人背后捉迷藏,或者就静静地听龙大爷讲小桥村徐家埭的传说和历史故事,那些故事是那样吸引孩子,以至于大人喊了好几次回家睡觉,小孩子就是不肯回去,最后总是被大人打了屁股哭着拖回去。

桥下时有小船穿桥而过。有吨位大点的船从粮站渠谷渠油菜籽回来晚了,因为白天下了雨,水涨船高,桥洞过不去了,这时候就热闹了。桥上乘凉的人们想了各种办法不顶用,最后还是从桥上跳入船中,小孩子扯着大人衣服也嘻嘻哈哈爬入船舱。人多重量大,将船压下去些,大船战战兢兢地从桥下勉强擦过去了。老乡抱拳致谢,恭恭敬敬地给每个男人发一根“劳动牌”香烟。

夏日的薛家桥,更是属于我们这些小孩的。薛家桥河是我们天然游泳池,薛家桥是我们最佳的跳水台。高高的薛家桥,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往

下跳的,但小桥村长大的孩子,有的是勇气。孩子脚朝下,笔直地跳下去,称之为“插蜡烛”。不管姿势如何,不看水花的大小,只要有勇气从薛家桥上跳入水中,就是“勇士”。有的孩子不敢从桥中间跳,就在靠近桥两头跳,跳下去脚就插到淤泥了,马上冒出一阵浑水泡,虽然很不舒服,也算勇敢一回。更胆小的,从河滩上爬下去,跟上“勇士”到河中央“狗刨式”,也沾沾自喜地游了一回。

最开心的便是镇里的电影放映船从县里调好影片突突突开过薛家桥,船尾溅着白色的浪花。电影要在打谷场上放映,我们拿个小凳子早早候在那里,一边拍打蚊子,一边追逐打闹,紧张地等《渡江侦察记》开映。英雄一直是小桥村孩子的狂热追求。

今天的薛家桥越来越宽了,两岸越来越美了。但夏天的桥上,已没有人乘风凉了,更没有孩子敢来桥上“插蜡烛”。薛家河的夏夜,依旧凉风习习,但欢乐的笑声渐渐远去了,只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

物以稀为贵,持续过长的假期不再变得那么可爱了,至少我们的夏天是美好的,那些属于小时候的夏天。

海边小镇的“happy time”

■立 风

今年气候上的夏天早已到来,而心理上的夏天,却姗姗来迟。江南的梅雨时节,着实久了些,丝丝的细雨和瓢泼大雨相互交替,让人产生身在秋天的错觉。往年的这个时候,学生们已经进入了暑假,只不过今年特殊了些,导致有的学生在天气微热的五月说:“我们还在过寒假。”物以稀为贵,持续过长的假期不再变得那么可爱了,至少我们的夏天是美好的,那些属于小时候的夏天。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海边的小镇上。长长的海岸线上有渔村,有丘陵地貌的海滩、有滩涂、有港口,更多了很多

内陆人不知道的乐趣:站在海边的山上可以眺望很远,一直可以看到远方的巨轮变成了大海里的小点;礁石上长上的白色的贝壳类生物,敲开外面坚硬的壳,取走里面的软体,就可以做出美味的佳肴;滩涂的地上经常会有小螃蟹走过。有的自以为狡猾地躲在地底下,可是它忍不住冒出的泡泡又出卖了它的行踪;在沙滩上还可以捡黄泥螺,可惜退潮后的黄泥螺都是吸足了沙子的,一个也吃不了……但这所有关于海的一切还是抵不过游泳的乐趣。

海边的人们对于游泳并不陌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清澈见底的泳池。很多年以后,我看见一张泛黄

的老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妈妈抱着我,和爸爸在海边,海水没过了他们的腿肚子,她怀里的我却哭丧着脸。妈妈说,那时候我三岁,他们第一次把我放进海水里,我哭得呼天抢地。其实我也好奇,上世纪80年代,海边、照相机,这张照片是谁拍的?这张照片的尺度应该是我妈一生照片的巅峰了。

后来大一点了,印象中每到傍晚,小镇上的双职工父母下班后不约而同地由爸爸们骑着二八大杠,小孩子们都是斜挎着五彩斑斓的救生圈,穿好泳衣,趴在爸爸自行车前面的车把上,一家三口奔向海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游泳技巧,只学着像大人那样划水。可

是在海浪中小胳膊小腿儿那点力量根本微不足道,虽然奋力地在游着,可是离岸边却越来越远,最后还是旁边陌生的叔叔顺手把我给拽了回来。

后来的几年,海边开始改造,渐渐地大家也都不去了。这片海滩也就日益没落、荒废,这种夏日“happy time”也就到此结束了。很多年以后,小镇进行了大拆迁大改造,靠海的一片老旧居民区都被拆了,再也见不到吃饭时街坊们互相串门,吃完饭搬个藤椅坐在弄堂边,爷爷奶奶们摇着蒲扇乘凉的景象了,最终这里建成了一个优美的海边公园,游人络绎不绝,只不过离印象里的海边小镇越来越远了。

如今孩子们的暑假与我们截然不同,但内心深处的那份夏日记忆和快乐,却是独一无二、千金难换的。

千金难换的快乐

■徐登峰

七月末,刚经历过大雨浇灌的城市,入伏之后,又被笼罩在高温烈日之下。躲在空调屋内的人们像被关了起来,完全没有勇气踏出屋子一步;大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则想尽办法躲避烈日的炙烤,寻找小片荫凉。而这一切,丝毫不影响正值暑假中的孩子们的心情,他们或出门游玩、或参加各种兴趣班,将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

身为“85后”,实在是很羡慕现在的孩子,暑假可以过得如此绚烂,相比之下,自己小时候的暑假则略显单薄。但是仔细一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并不觉得如此。因为那时有许多专属于我们儿时的快乐,以至于回想起来,仍意犹未尽。

那时的夏天,没有空调,降温的电器只有吊扇或者摇头晃脑的落地扇。小时候经常会杞人忧天地担心吊扇会不会掉下来,还会跟着落地扇一起转,并朝着它“啊啊啊”地叫,享受声音被风扇“切割”的快感。还有爷爷奶奶拿着的蒲扇,散发着淡淡的枯草味,有节奏地摇晃着,为我们赶走炎热和蚊虫。西瓜则是儿时消暑的第一利器,那时没有冰箱,想吃冰西瓜,就得把西瓜放井水里浸一段时间,拿出来后对半切,当不锈钢勺子挖出最中间那块冰瓤的那一刻,幸福感爆棚,放入嘴里,一口咬下去,凉遍全身,甜到心头。那时的冷饮也不多,光明冰砖、棒棒冰、娃娃头、大脚板等,感觉比现在的哈根达斯还好吃。而那些冷饮放在盒子里,用被子盖上竟然不会化,成了儿时的一大谜团。

那时的夏天,也没有手机电脑wifi,对于像我这样的宅男来说,唯一的陪伴就是电视机和小霸王学(you)习(xi)机了。那时每到暑假,《西游记》《三国演义》《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就会在各大电视台轮番播出,以至于听到那些主题曲,我就知道暑假来了。而小霸王学习机则是当时几乎每个男孩梦寐以求的东西,一声“小霸王其乐无穷”是开启快乐的咒语,它是招呼小伙伴到家里来玩的神器,也是父母们恨之入骨的潘多拉魔盒。多少友情在游戏通关中升华,又有多少亲情在它手中毁灭……超级玛丽、坦克大战、魂斗罗几个游戏的火爆程度堪比现在的“王者”“吃鸡”……尽管如今的电脑、手机游戏比它高级很多,但那份一起打游戏的快乐却似乎再也找寻不到。

于我而言,那时唯一的户外活动,或许就是钓龙虾了。约上小伙伴,带根竹竿,拎个小桶,找条小沟,在小沟旁泥地里挖几条蚯蚓上,往小沟边石头上一坐,伴着树影斑驳、蝉鸣声声,开启了一天的快乐时光。每一次食饵入水后的等待,都是一个希望;每一次吊杆的抖动,都是一份惊喜;每一次龙虾进桶,都是一场狂欢。当夕阳西下,提着满满一桶龙虾回家时,就跟打仗得胜的将军一样……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今孩子们的暑假与我们截然不同,但内心深处的那份夏日记忆和快乐,却是独一无二、千金难换的。

一到炎炎夏日,我就会想到外婆的蒲扇、外婆家屋后的藕塘和夏日夜间漫天飞舞的萤火虫。那些童年里的夏日时光是我总想要留住的小美好。

想要留住的小美好

■钱澄蓉

夏天总是来得那么快,宛如捧在手中的冬雪还未融化,便听到了隆隆春雷,紧接着黄梅雨季之后就是艳阳高照、气温飙升的夏天。一到炎炎夏日,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一些清凉的东西,比如冰西瓜、酸梅汤、棒冰……而我则会想到外婆的蒲扇、外婆家屋后的藕塘和夏日夜间漫天飞舞的萤火虫。那些童年里的夏日时光是我总想要留住的小美好。

小时候,一到暑假,爸爸妈妈就把我往乡下赶,早早地给我整理好衣服,让我背着小包去外婆家。外婆家屋后是一片藕塘,夏天,藕塘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荷叶。清晨,荷叶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伫立在晨雾中。走近细看,就会发现每张荷叶的中心都有一颗颗晶莹的露珠,那露珠就像莹润剔透的珍珠。如果你用手去摇一摇荷叶,那颗“珍珠”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荷叶上滚来滚去,有趣极了,盛夏的时候满塘的荷叶挨挨挤挤的,看不到一点的缝隙。

到了晚上,外婆切开在井里浸泡了一天的西瓜,带着长条凳和扇子,带我去荷塘边乘凉。那时,许多孩子都会跑到那里乘凉,孩子们的聚集又是一场嬉戏的开始。夏日的夜晚本来就是昆虫的季节,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些长翅膀的或多脚的、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美丽的或是丑陋的、满天飞舞的或是有着动人鸣声的被统称为昆虫的生物,就会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而萤火虫就是其中最招人喜欢的一种,没有路灯的夜间,萤火虫钻出草丛、荷塘,闪烁在浓浓的夜色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飘飘忽忽,像一只又一只眨着的小眼睛。捕捉萤火虫,是那个时候的孩子在夏夜里最喜欢做的事。有的孩子会将捉到的萤火虫放到玻璃瓶里带回家当灯玩耍,有的则将萤火虫放入白色的布兜里,用小棍子挑着,互相比亮。

童年里的夏日趣事还有好多,如今回忆起来都是简单的小美好。可惜外婆家屋后的荷塘已经不在,唯一的好消息是作为带给我们无限快乐的萤火虫又出现在如今的平湖农村。我也一直相信,那些我们吃着西瓜一起抓萤火虫的日子一直留在每个人的心中,一直是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时光和最快乐的记忆。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也都到了奔三奔四的年纪,随着成年离乡,各自奔向不同的生活,我们再也回不到小时候了,但儿时的夏日时光记忆却是每个人始终怀念的曾经,是一段珍贵的独一无二记忆,是无论在哪里,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忘不掉的一段历久弥新的夏日记忆。